



做头浪漫的牛（外一首）

沈丁阳

◆2010年出生，有作品刊于《中国青年作家报》。

山坡已成为一片火海
跟晚霞一样的颜色

牛儿已不在山坡吃草
束缚它一生的，不止是绳索
还有那任劳任怨的心

它也想自由
看看烟霞飘散到夜晚
看看另一处
山峦上的十六次日日出日落
去看二十四夜的明月
让天地、让清风
让遥远的乌托邦风情
洗净身上的泥土
拾一片浪漫的叶
与空旷的黄昏
一同存入阔大的身躯
……

它想在某次睡梦后
做头浪漫的牛

走到流星陨落的地方

躺在楼顶上，看一次星星
听着远远传来的狗吠
近处的虫鸣
和轻松的音乐

倏然间，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正有人和我做着
一样的事情
也在和我一起联想
——各在天涯的彼此
夜空，无数颗星星
听见了在心里涌出
在夜色里起伏的
重音……

月亮今夜可能失踪
星星在寻找

要托付给星星一封信
让它们转交给月亮
让月亮
转交给清风
让清风转交给
地球上的众生
——我们可以走到
流星陨落的地方
甚至，更远

振翅的刹那

邹静婷

◆2000年出生，在本报发表作品多篇。

息正从破碎的啄间溢出，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新的大地。

我听见一阵哀鸣，睁开眼，风雪肆虐，成千上万的大雁排列成人字形，在空中飞翔，它们目标坚定，并肩飞越苍茫群山，朝着温暖的南方迁徙。我循着声音望去，一只雌雁正在急速往下坠，一只雄雁扭转方向，飞奔而去妄图想接着它，可最终雌雁还是坠落在结冰的湖面上，零星地飞来几只大雁围着雌雁发出阵阵悲鸣声。雌雁守着雌雁渐渐冰冷的身體，直到黎明时分，阳光刺破冰层，雁群哀鸣着催促雌雁继续南飞，可它却始终无动于衷，紧紧地依偎在雌雁身旁，寒霜覆羽，像一场洁白而永恒的婚礼。

大雁是忠贞之鸟，一方死亡，另一方可能孤独终老甚至殉情。一阵阵的悲鸣声一圈一圈地传去温暖的南方，声音逐渐消散，而雌雁翡翠色羽毛上凝结的血珠突然折射出七彩光晕，在光晕中心，我看见无数片羽毛正在无限延伸……

一声接一声明亮的鸟啼声传入耳朵里，窗外的树枝上，一群麻雀正在晨光中叽叽喳喳，声音清脆得近乎刺耳，这次我在自己的床上惊醒，冷汗浸透了睡衣，连忙查看自己的双手是否又变成了翅膀。我走到窗前，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领头的麻雀歪头看着我，我们平静地对视着，它黑豆般的眼睛里倒映着朝阳璀璨的光芒，人间一片祥宁美好，不知在这只麻雀的眼中，我是否也是一个奇怪的巨大生物？就像梦中的人类之于信鸽和大雁。

书桌上的笔记本摊开着，昨晚睡前写下的文字映入眼帘：“听鸟叫的声音，不只是聆听自然界的白噪音，更是解码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密语。”现在这段话有了全新的含义。

风拍打着树叶，那些鸣叫在晨光中渐渐显形，成为无数条金色的丝线，将我的瞳孔与朝阳缝合在一起，枝丫上的那只麻雀没有飞走，反而跳近了几步，它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振翅飞起，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同时发出连串复杂的鸣叫，那声音里包含着多少人类无法解读的信息？求偶的炫耀？领地的宣告？抑或是单纯对朝阳的赞美？

信鸽至死都不肯放弃自己的使命，大雁终身相伴矢志不渝的爱情，以及窗外麻雀祥宁美好的热闹，这些是否都是鸟类真实感知的世界？它们的鸣叫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鸟叫，而是承载着恐惧、痛苦、忠诚、欢喜、希望等完整语言体系。

我闭上眼睛，那些高低起伏的鸟鸣缓缓流过我的全身。在某个瞬间，我仿佛又长出了翅膀，看见世界在身下铺展，不是人类的世界，也不是鸟类的世界，而是所有生命共同编织的复杂而美丽的画卷。

当我们学会用双翼飞翔，用喙部感受，那些曾被我们浪漫化或简单化的鸣叫声，开始显露出它们本真的面貌，那是与我们人类的笑声、哭泣、絮语同等丰富的情感表达，我忽然懂了，为什么古人相信灵魂会化作飞鸟，因为在振翅的刹那，所有生命的悲欢，都是相通的。



每年均如此。你不曾放弃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你不曾辜负每一个有趣的灵魂。你用爱意填补破烂的心灵；你用爱意驱动僵硬的身体；你用爱意撑起少年的信念与梦想。你的爱意融入了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如同春雨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

每个少年的心绪简单而纯粹，我总是用自己最笨拙的方式维护着说不清也道不明的自尊……抑或是深情。你却告诉我少年世界的盛大灿烂；告诉我少年父母的苦口婆心；你维护着我这个少年敏感的内心；你保存着我这个少年纯粹的情谊。每一包小零食，每一张便签条，每一封手写信，每一句激励话……你同我的父母沟通，你与我的老师交流。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会我情感的表达。飞扬的少年最动人心，奔跑的时候像是穿过了光阴。你是我这个少年心中的凤凰，你用嘶哑的喉咙一直在这世间歌唱……

我知道，我的文字很苍白，可想说的事情实在太多，即便不知如何下笔。今天写了，却又担心词不达意，像是“近乡情怯”。有人说，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我想，虽然岁月和苦难在你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却也会让你的灵魂愈发纯粹无瑕。



我听见鸟叫声。

那叫声刺穿我的耳膜，像银簪碎玉，余音颤出涟漪，渐渐地声线变得清晰，如同破水而出的银鱼，空气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

我的眼皮沉重如铅，却在鸟鸣的牵引下缓缓睁开，眼前的世界让我瞬间清醒，不，与其说是清醒，不如说是坠入另一层梦境。我的双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对覆盖着洁白羽毛的翅膀，每一片羽毛都在晨光中泛着珍珠般的光泽，随着呼吸轻轻颤动，我试图尖叫，却只发出短促的咕咕声。

我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只见一位身披铠甲的将军，正伏在案前疾书，眉头紧锁，墨汁在宣纸上洇开，像是一朵朵墨色的牡丹花，在绽放的瞬间立刻凋零，帐外不断传来兵器碰撞与战马嘶鸣的声音，混合隐约的哭喊打杀声。

将军钢笔的咔嗒声还未落，信纸已被卷好成筒状，熟练地塞进我身上的竹筒。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绑着一个精致的竹筒，他的手指粗糙布满老茧，却轻柔地打开竹筒机关，信箋滑入其中，身上的竹筒随着心跳轻微震动，像装着另一个更小的心跳。

“去吧。”他说，手掌在我头顶短暂停留，温度透过羽毛传递到皮肤，“全看你了”。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振翅而起，帐帘在翅膀掀起的风中自动分开，扑面而来的不是预想中的清新空气，而是沙场浓重的血腥味与焦土气息。

我本能地升高，地面在视野中迅速缩小，翅膀下传来战场的声音，箭矢的尖啸，马蹄踏碎骨头的闷响，士兵喉咙里挤出的最后呜咽，遥远而悲切。

云层堆积如棉絮，翅膀机械地扇动着，风从羽翼间流过，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过空气的阻力与升力，每一根飞羽都在尽全力控制方向与速度，但这份新奇的体验很快被胸口的灼热感取代，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肺部像被烙铁灼烧，但竹筒里跳动的那颗心脏推着我继续飞行。

当夕阳将云海染成血色时，我终于看见了那面军旗，它插在一座简陋的城楼上，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我精疲力尽，仰面躺在尘土中，看天空由蓝转紫，几颗早出的星星开始闪烁，马蹄声由远及近，一个模糊的人影向我奔来，我想尖叫，我想呼喊，想告诉他我在这里，可吐出的是带血的咕咕声。

“信鸽！这里有一只信鸽！”有人喊道，声音像是隔着一层朦胧的屏障，很快便消失在尽头，军旗的猎猎声沉入永恒的寂静，一缕轻盈的气

你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谭沛琦

◆2006年出生，已刊发作品若干。

细细的雨丝挟挟着泥土的芬芳，探进轻柔的秋风；麓山下，湘水旁，琅琅的书声夹杂着低沉的嗓音，捻入慢慢的时光。

本来早就要专门来写一篇文章的，却因七七八八的事情一直拖到现在。我知道，那些萦绕心头的话语，那些苍白无力的文字，似乎永远不足以表达，只能交给时间，缓缓沉淀。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不过，时间终究没有给我太多拖延的机会，日子平平淡淡地过去，谁又能知你的头上添了多少银丝？六岁春秋，悄然即逝，你那沙哑的声音却依旧如当年。

你用嘶哑的喉咙歌唱，鼓励我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当我那不堪入目的成绩稍稍有了些许起色，当我那支离破碎的内心渐渐被缝补，是你带着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是你给予我一往无前的勇气；是你教会我战胜命运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志气！是打破他人的偏见误解，是跳出既定的轨道，是引导我去探索无限可能的人生。“人生的魅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满，而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站起来的勇气。”你这样教会我勇敢，我又怎会忘记你的那一份“勇气”？每次望向你花白的头发，每次听到你因病痛身体难受的呻吟……是怎样一份勇气与爱意，让你坚持至今？

你用嘶哑的喉咙歌唱，似那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从一杯暖手的卡布奇洛咖啡或茶颜悦色奶茶，到一碗香气扑鼻的西红柿鸡丁炒饭；从一次亲昵的拉手，到一场有缘的相逢。爱是电话那端传来的关切；是校园夜里留下的明灯；是字里行间流露的鼓励与支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半根草去。你不曾索要任何回报，只是一味地全身心付出，每时、每刻、每日、每夜、



烟火理发店

彭文锦

◆2003年出生，有作品在《海燕》《岁月》等刊发。

“喂，七满，有空不？我孙来剃个头！”

“有喔，来哟！来哟！”

城南深幽的小巷里，隐匿了一家别样的理发店，店虽小，却承接着整个城南的理发。是城南只有这一家理发店吗？不是的，是只有这么一家淳朴的理发店。

经营这家小店的，是一个被称为七满的中年妇女，具体她叫什么名字早已无人考究了。一进店门不管男女老少都叫她七满，她则会用笑来回应，满脸的笑总给人一股舒心而又放心的味道。小店店名也随意得很，就叫“七满理发店”。

店虽不大，却很亮，中间摆着一张包满浆的老式理发椅，椅前是一张带点斑驳的长条桌，墙上连着一面泛黄的镜子，桌上则是整齐地摆着各色工具。老伙计们告诉我这家店写满了岁月，店内的陈设虽都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却硬是被七满收拾出一尘不染的味道来，就连墙角柜子上生着锈迹的铜活也能透出光闪。

许多人认为理发师一直是走在时尚的前沿，但七满却不太讲时尚。她常穿着一件早已不大时兴的绿绒衣，那围裙的图案也是被光阴磨得依稀可见。她头发似成捆的禾秆草一般，干而枯，杂而乱。可是我始终觉得她这头发带着些艺术感，毕竟最高尚的艺术不需要雕琢。

七满在给人理发的手法与方式上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一般理发师都是让人直直地坐着剃，可七满有一种“躺剃”的方式。她首先让你坐着，在修好后脑的边幅后，就会把椅子靠背放下来，让你躺平来剃。“躺剃”给人轻快的感觉，躺在那，全身心会不知不觉地放松下来，在耳边推子刷刷声熏陶下，很容易让人迷蒙。但最令人难忘的是躺剃完后的几下摩挲，这轻轻几下总是能将你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舒服得误以为这是在按摩。据说有许多老顾客来理发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冲着按摩而来。

在七满理发店还有个奇怪的规矩，就是从不提钱，从不标价格。平日常店中的熟客老人居多，总会有那么几个忘记付钱的。七满从不问，若他们下次来，想起未付钱，给就给了，不给也就罢了。当然如果你在理完后问上那么一句，要多少钱，七满总会回道：“您看着给！”

我曾特意问过七满为何从不提钱，从不问钱，七满说：“这小手艺，啥钱不钱的，大家舒心舒服就好。”

这句话算是道出了七满经营理发店的秘诀。

岁月流淌，七满理发店攒下了一大批粉丝。有些住得近的老顾客搬迁了，仍是忘不了她的手艺，远远地奔来。

在粉丝们的加持下，店里经常人满为患。那日，店里人很多，我觉得轮到我可可能要到深夜了，可只见七满的手突然快了起来，把那原本每个人十多分钟的工程硬是缩至五六分钟。“速度至，质量垮。”如果你这样想，就是小看七满的功夫了。只见她刷刷几下，打理出的头发只会比平时更平整，看起来人好精神。

我亦曾去过其他理发店，可那些高档理发店不太讨我的喜欢。也不是说他们不好，但给我的感觉似乎总是有些不太对劲。

有一年，我与表弟去理发，是一家十分高档的理发店。一进店一阵夹着香水味的冷气迎面而来，这股时尚的刺鼻感一下子就黏在了我的身上，怎么甩也甩不掉。店内墙皮地砖白里透亮，陈设异样明丽。这店虽华丽，可我总觉得少了一些喧嚣，少了一些味道。店内理发师与人交流是小心翼翼中又带着威严，给人好不自在的感觉。关键是他那占满全脸的笑，让人看着有些不踏实。他与七满的笑不同，七满的笑里含着淳朴与关怀，而他标准的八颗牙笑法生硬，这种笑容背后的价格更是不菲，剃一个头便抵得上七满一天的劳碌了。这种高档理发店固然是孕育出许多时尚来，但世上大部分的头都是属于像七满那样的平民理发师打理，似乎也只有在平民理发师手下才能看得出有烟火味的生活。

我可是七满的忠粉了，三五岁起便在这剃头。前些日子我又去了七满理发店，现在的七满，鬓角早就多了异色。七满对于我的陪伴总是默默的，就像她的小店一样默默地隐在小巷中，传递着手艺，传递着温情，守护着一种淳朴的烟火气……